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十回 遁空門惘惘悵情天 遭故劍忙忙逃恨海

卻說鶴亭聽得伯和又去了，只長歎了一聲道：「女兒！這是你的命，我也無可如何的了！」棣華不覺流下淚來。鶴亭也無心再問，搭訕著走了下來，也不去再尋伯和，只索由他浪蕩著去。心中還打算他在外面受盡了折磨，或有回心轉意之日。誰知伯和這番出去，竟至無可跟尋。可憐棣華寸心如結，說不盡那一種抑鬱纏綿，有時他姨娘過來勸慰，倒觸起他思念母親的心事來。從此懨懨成病，茶飯少進，日見消瘦起來。張鶴亭愛女心切，想設法尋回伯和，再為解勸。又怕他仍要逃避，反與女兒添此病症，真是左右為難。

這天店中無事，便回到家中看望女兒。棣華正在倚枕憩息。鶴亭坐定，先說些閒話，慢慢提到伯和這件事來，因歎口氣道：「論起來，這件事總是我誤了女兒。當日陳氏來求親時，你們只有十二三歲，不應該草草答應了他，以致今日之誤。」棣華道：「父親千萬不可如此說，天下事莫非前定，米已成飯，女兒斷不敢怨天尤人，此刻只有聽其自然罷了。只念著當日同居時，陳家兩老待女兒甚是多情，此時定了翁姑之分，女兒未曾盡得一點孝心。他又不幸遇了那一班損友，學的流連忘返，女兒德薄，不能感格得他回心，此正是女兒罪案，父親何故引起過來？」鶴亭道：「我此刻想了一個主意，且把他尋回來，也不必要他戒煙，便設了煙具，盡他去吃，擇日先成了禮，把他招贅在家，然後由女兒慢慢勸他，或者他仍舊讀書，或者在店裡幫著做事也好。只是我又愁到一層：萬一他成親之後，依然如此，豈不更是為難？」棣華道：「論理，這等事不是女孩兒家可以插口的，然而事至今日，也是無可如何，父親只管照此辦去。女兒想，古人有言：『至誠金石為開。』到了成親之後，女兒仗著一片血誠，或者可以感格得過來，也未可定。萬一不能，那就應了《孟子》兩句話：『莫之為而為者，雲也；莫之致而致者，命也。』惟有自己安命，斷不敢有所怨尤。此時我們不知他蹤跡便了，已經知道了他的蹤跡，倘再遷延不辦，萬一他在外面折磨壞了，就是父親也無以對其父母。」鶴亭聽了，點頭不語，良久乃道：「如此，我便去尋他來便了。」說罷，逕自出來，暗想：我這個賢慧女兒，可惜錯配了這個混賬東西，總是當日自己輕於諾所至。

看了這件事，這早訂婚姻，是乾不得的！一面想著，便順著腳步，去三馬路煙館裡訪卜書銘，問伯和下落。書銘道：「他近來貧病交迫，前兩天還到我這裡來，借了兩角洋錢去，病的不成個樣子。我還勸他說：『丈人待你很好，你為甚不願在那裡？何不仍到丈人家去？他那裡未必多了你一個人吃飯。』他倒說：『我不慣仰人眉睫。』我聽了這句話，倒不便再勸他了。」鶴亭聽了，笑不得，惱不得，只是歎氣，因央求書銘代為尋覓。書銘便叫一個伙計去尋。去了許久，回來說道：「他病的了不得，本來住在虹口廣華昌小煙館裡，後來人家因他病的過重了，恐怕有甚不測，便把他送到廣肇醫院去了。」鶴亭聽說，吃了一驚，連忙別過書銘，坐了車子，趕到廣肇醫院去看。只見伯和十分昏沉。問那伏侍病人的人要了藥方來看，開的脈案是瘧疾轉傷寒，是個險症。急的搓手頓足，走近伯和榻前問道：「賢婿，你覺得怎樣了？」伯和張開眼睛看了一眼，仍復閉上答道：「不怎樣。」再問他時，便不答了。

鶴亭無奈，只得叮囑伏侍的人，小心伏侍，等病好了，自當重重酬謝。說罷，自回家去。思量此事，告訴棣華不好，不告訴也不好，躊躇沒了主意。

回到家去，只得含糊說是伯和有點病，等好了就來。禁不得棣華百般追問，問是甚麼病？病在那裡，既然病了，為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？鶴亭被他追問不過，只得直說了。棣華大驚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醫院雖說有人伏侍，那都是公眾的人，要茶要水，怎得便當？父親為甚不叫他到家來養病？」鶴亭歎道：「我問他說話，他都不答應了，怎麼再和他說話？」

棣華更是驚慌，也顧不得甚麼了，便道：「父親，可容女兒去看他一看？」鶴亭道：「去就是了，只是不可過於勸他來家。他不願到我家，總是另外有甚意見？此時他病的不能動了，本來不難把他抬來了，爭奈他向來不願意的，一旦乘其不能抗拒的時候，強了他來，未免心中要動氣，病人動了氣，豈不是代他添病麼？」說罷，便叫包車夫預備。棣華帶了一個老媽子、一個小丫頭，同坐車到了廣肇醫院。

入到病房，只見房中支了四個板鋪，三個都空著，伯和睡在一個鋪上，病的面青唇白，瘦骨難支，緊閉雙眼。棣華由不得一陣心酸，卻說不出話來，在牀沿坐下，輕輕在額上摸了一下，覺得乾熱。伯和睜開眼來一看，棣華忍不住流下淚來，叫一聲：「陳郎！覺得怎麼樣了？」伯和有氣沒力的說道：「辛苦！」棣華道：「這是妾害出來的，望郎君善自調養，得郎病癒，專願貶為妾媵，以贖前罪。」伯和搖一搖頭。棣華伏下身子來道：「家父勸郎戒煙，本是好意，郎既不能戒，也是無妨。不知可是戒煙得的病？」伯和道：「不是。」棣華道：「郎君千萬寬心養病，這裡不方便，不如仍到妾家去，妾當捐去一切羞怯嫌疑，親侍湯藥。」伯和歎口氣道：「我不能動了，明日好點再說。」說著話時，便有人拿進一碗藥來道：「陳先生，吃藥了，可要我扶你起來？」棣華道：「扶起來怕不方便了，煩你拿個湯匙來罷！」那人答應，便去拿來。棣華親自拿湯匙喂著吃。此時伯和連咽藥的氣力都沒了，喂進去，便從口角裡流出來。棣華由不得一陣陣的心中悲痛道：「陳郎怎樣了？」伯和噙了兩聲道：「方才我一陣昏迷，此刻再灌，我可以咽了。」棣華再喂一匙，偏又灑了一半在外，忙把手帕揩了。

叫小丫頭，到後面要一碗清水來，嗽了口，叫老媽子、丫頭都到外頭去，自己把藥呷在口裡嚥住，伏下身子，哺到伯和嘴裡去。看他咽了，再哺。一連哺了二十多口，伯和搖頭說：「不吃了。」棣華看那碗時，只攔了半口藥，就攔過一邊。伯和道：「你口苦。」棣華道：「陳郎！妾心更苦呢！」說得這一聲，那眼淚便和斷線珍珠般撲簌簌落個不住，抽抽咽咽的哭起來。伯和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姊姊！」只叫得一聲，便不言語了。棣華道：「郎君！不可再這種稱呼。妾身已為郎君所有，今日侍奉湯藥，是妾分內事。千萬寬心調理，不可多心想這個，想那個。」

正說話時，鶴亭來了，丫頭、老媽子都跟著進來。鶴亭問道：「好點沒有？」棣華道：「才吃下藥去。」鶴亭向旁邊一個空鋪上坐下。棣華道：「此時太沉重了，不便家去。只是這瘦剩一把骨頭的人，睡在這板牀上，怎生禁得住？請父親回家叫人送一個棕榻來罷。這裡動用東西，都是頂粗的，茶碗、茶壺之類，亦請送一兩件來。」鶴亭道：「這個都容易，女兒先回去罷。」棣華道：「女兒打算今天先不回去，等伏侍得好點了，明天一同家去了。」鶴亭躊躇道：「只是晚上睡在那裡？」

棣華道：「那裡還有睡的工夫，這個倒不消慮得。」老媽子在旁邊說道：「方才我們到後面園子裡去，看見有伏侍女病人的婦人，他們另外有住房，睏了時，和他們商量去歇一會，只怕也可以使得。」鶴亭聽說，只得由女兒的便，先自去了。打發人送了棕榻、鋪蓋和茶壺、茶碗之類來。棣華叫來人先把對過的板鋪卸下，安上棕榻。一回頭看見桌上放著一副殘破的鴉片煙具，暗想這個東西如何用得，便叫來人去把店裡待客的一副煙具取來暫用。來人答應去了。這些來人，無非是店裡打雜、出店之類，都知道伯和是個未成親的女婿，棣華是個未出嫁的女兒。今見此舉動，未免竊竊私議，有個說難得的，有個說不害臊的，紛紛不一。此冒不韙而行我志者，是以難也。

不說眾人私議，且說棣華鋪設好了棕榻，便叫老媽子幫著扶起伯和。伯和一手搭在棣華肩上，棣華用手扶住了腰，扶到棕榻上放下。伯和對著棣華靦然一笑，棣華不覺把臉一紅。

忽然又回想到：「我已經立志來此侍奉湯藥，得他一笑，正見得他心中歡喜，我何可又作羞怯之態，使他不安？大凡有病之人，只要心中舒暢，病自易好的，我能博得他舒暢，正是我的職分。」想罷，索性也對著伯和舒眉一笑，伏侍睡下。索性盤腿坐到牀上，俯下身子，百般的軟語溫存。又在身邊解下那白玉雙喜牌，給伯和看道：「自從失散以後，這東西妾一日不曾敢離身。」伯和見了，不禁滴下淚來。棣華忙道：「妾與郎君，不過要郎知妾一向思念之苦，豈可因此傷心？」說著話時，煙具也送來了。棣華

打發老媽子先回去，單留下小丫頭伺候，便代伯和燒煙。爭奈這東西向來不曾頑過，好容易才裝上了，遞給他吃。此時伯和在檯上竟不能吸了，另用一個小竹管，插在煙槍嘴上。棣華一手捧槍，一手拿燈，方才吃得下去。吸鴉片之苦如此。

這一天棣華就在院裡伏侍，連夜飯也不曾吃。捱到半夜裡，伯和燒熱大作，囁語模糊。小丫頭在空鋪上橫躺著睡了。

棣華十分悲苦，不住口的輕輕叫：「陳郎！」伯和清醒一陣，糊塗一陣，挨過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本院的醫生來看過，一面診著脈，只是搖頭，開了方。棣華照昨天的樣子，嘔了藥。病人此時已是連眼睛都不張的了。午間，鶴亭帶了伴漁來看，棣華此時也不迴避了。伴漁看了，也是搖頭，又取本院藥方看過道：「醫院的規矩，是沒有不開方之說，但是病人一口氣還在，總要發藥的。這個方，錯是一點也不曾錯，只不過盡人事罷了。我遇了這個症，是不敢開方的了。鶴翁，我看你不如同他備點後事罷！只在這一兩個時辰內的了！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「訇」的一聲，猛抬頭看時，原來是棣華暈絕在地。鶴亭忙來抱起亂叫。伴漁道：「徒叫無益，快抬他人中！」

鶴亭依言，用力一掐。棣華驚地裡「嘩」的一聲，哭了出來道：「陳郎！奴害得你苦也！」顧不得伴漁在旁，三步兩步走近榻前去看。只見伯和雙頰緋紅，額黃唇白，已是有出氣，沒進氣的了。棣華哭道：「陳郎，你看看奴是誰來？」伯和微睜雙眼道：「姊姊！我負你！」說罷，那身子便慢慢的涼了，兩頰的紅也退了，竟自嗚呼哀哉了。

棣華這一場哀痛，非同小可，只哭了個死去活來。鶴亭只管跌腳，伴漁卻自歎氣，小丫頭見此情形，慌了，也哭起來。院中人役知道人死了，便來七手八腳抬到殮房裡去。鶴亭便去置辦衣裳棺槨。棣華哭得淚人兒一般，親為沐浴更衣。

又向院中伏侍女病人的婦人，借了一把剪刀，把自己十個指甲，都剪了下來，又剪下了一縷青絲，裹在一起，放到伯和袖內，說道：「陳郎，你冥路有知，便早帶奴同去也！」說罷，大哭。旁邊看的人，也都代他流淚。內中有知道的說：「這個還是未婚妻呢？」眾人益發稱贊。

閒話少提。且說當下大殮已畢，在這醫院之內，不能成禮，便送至廣肇山莊，暫時停在殮房裡面。棣華哭別了，跟隨父親回到家中。鶴亭只坐在堂屋裡出神，棣華逕自登樓去了。鶴亭出夠一回神，歎一口氣，正要到店裡去，忽見棣華手中握著一把頭髮走下來，對著自己撲懷跪下，放聲大哭。鶴亭吃驚看時，只見他頭上那十萬八千根煩惱絲，已經齊根剪下，不覺驚惶失措道：「女兒！你這是做甚麼來？」棣華哭夠多時，方才說道：「女兒不孝，要求父親格外施恩，放女兒出家去！」鶴亭頓足道：「女兒！你這是何苦？我雖是生意中人，卻不是那一種混賬行子，不明道理的。你要守，難道我不許你？你何苦竟不商量，便先把頭髮絞了下來呢？」棣華哭道：「父親！你可憐女兒翁姑先喪，小叔尚未成家，叫我奔喪守節，也無家可奔，斷沒有在娘家守節的道理。這一條路，女兒也是出於無奈。女兒此番出去了，望父親只當女兒嫁了，在陳家守寡也是一般。女兒本打算一死以了餘生，因恐怕死了，父親更是傷心，所以女兒這個還是下策中之上策。父親疼惜女兒一場，將就再順了女兒這一次罷！」說罷，放聲大哭。姨娘在旁邊解勸不得。鶴亭無奈，只得央人介紹到虹口報德庵住持處說了，擇了日子來接。

到了那天，棣華先拜別了家室祖宗及母親，望空拜別了丈夫，然後拜別了父親道：「女兒不孝，半路上撇了父親，望父親從此勿以女兒為念。倘天地有情，但願來生，再做父女，以補今生不孝之罪。」鶴亭到此，也忍不住放聲大哭道：「女兒，苦了你也！」棣華又對姨娘跪下道：「女兒不孝，半路上撇下父親。望六之人，動輒須人招呼，望姨娘善為護持。做女兒的，生生世世，犬馬報答大恩。」說罷叩下頭去。姨娘慌忙挽住回拜，哭做一團。哭夠多時，棣華又抱起了五歲的小兄弟狗兒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！你在外聽父親的命令，在家聽母親的教訓，將來長大成人，孝順父母。你姊姊不孝之罪，已經通天，你不必記念我也。」說得那五歲孩子也哀哀痛哭。大家又珍重了一番，棣華便起身向報德庵而去，當日祝發為尼。

鶴亭自從棣華出家之後，終日長吁短歎，悶悶不樂。

忽然一天，一個人闖到店裡來，對著鶴亭納頭便拜。鶴亭吃驚看時，正是仲藹。仲藹拜罷，猝然便問：「姻伯可知家兄現在那裡？」鶴亭見了仲藹，心中又加悲惶，執手相見，讓到客座裡坐，一面告說：「令兄已不在了！」仲藹聽說，放聲大哭道：「哥哥！不道果然是你也！」哭倒在地。良久，鶴亭含悲勸住了。仲藹方才問起家兄到此可曾成親的話？鶴亭歎了一口氣，從當日合伴出京，半路失散說起，直說到醫院病重，女兒親往伏侍湯藥，與及出家為止，只不知伯和在津所發的橫財是何來歷。仲藹揮涕道：「我嫂嫂又多情、又貞烈，哥哥，你負煞嫂嫂也！」鶴亭問起仲藹這兩年的事。仲藹道：「姪自從到了陝西，當了一年多的採辦，加之孫觀察諸多照應，好歹掙了萬把銀子，又由文童保舉了一個巡檢的前程。回鑾之後，又幫了孫觀察幾個月，才請假入京，先運父母靈柩南來，打算到蘇州就親之後，再運回廣東。今天才到，奉了靈柩到廣肇山莊，不料看見同號的一副靈柩，題著『南海陳公伯和之柩』，心下萬分疑惑，所以急急到姻伯這裡打聽，不料果是家兄。不知嫂嫂出家之後，可還回來？報德庵男子能否進去？可否令小姪見嫂嫂一面？」鶴亭道：「庵裡只怕男子不能進去。今日先室忌日，小女回家祭奠，此時只怕還在家裡？」

仲藹道：「如此，敢煩姻伯引去一見。」鶴亭便帶了同到家裡去，讓在書房坐下，叫丫頭到樓上去說知。一會兒，棣華下來，緇流打扮，面黃肌瘦，神采無光。仲藹忍不住放聲大哭，拜倒在地道：「我哥哥負煞嫂嫂，兄弟又不能早日南來，以致嫂嫂如此，今日特來請罪。」棣華也大哭回拜道：「叔叔請起。」

這是我命犯孤辰寡宿，害了你哥哥，所以出家懺悔，想起來兀自心痛。叔叔萬不可如此說，望叔叔保重，早點娶了嬌嬌，生下兒女，代你哥哥立一個後。未亡人雖已出家，不得為母，亦代你哥哥入肌髓也。」仲藹聽了，愈是哭不可仰。

坐了一會，棣華便辭了上樓，仲藹也要辭去。鶴亭道：「不知賢姪住在那裡？不嫌簡慢，何妨住到這裡來。」仲藹道：「此番出京，有人寫了封信，介紹住在德昌字號，行李已經搬去了。並且小姪即日就動身到蘇州；雖然有了先兄期喪，不便娶親，也得先見了家岳，定個日子。」說罷，便辭了出來，到德昌取了行李，逕到蘇州，先入了客棧，按著從前寫下的住址去查訪。誰知到了那裡，已是門是人非了。問了兩家鄰舍，都說王中書那年回來，不久就死了，才終了七，他妻小便帶了女兒到上海招女婿去了。仲藹暗想：只我便是女婿，他又招甚麼女婿？並且熱衷裡面，那裡有招女婿之理？無奈問了幾家，都如此說，只得快快回到上海，仍住在德昌字號裡，終日寡歡。

號主歸荃書問知情由道：「或者他們沒有了男子，到上海投親，也難說的，何妨登個告白訪問呢？」仲藹依言，登了個訪尋王樂天中書眷屬的告白，半個月，杳無信息。仲藹更是不樂，暗想：我數年來，守身如玉，滿望今日成就了婚姻，誰知來遲了，我的表妹不知遷徙到那裡去了。歸荃書見他終日悶損，不免設法代他解悶。一日，邀了幾個朋友，同著仲藹到妓館裡吃酒消遣。一時燈紅酒綠，管弦嘈雜，大家猜拳行令起來。仲藹仍是毫無情緒。忽然一個妓女丰姿綽約，長裙曳地而來，走到仲藹右首一個朋友後面坐下。仲藹定睛一看，不覺冷了半截身子，原來這人和王娟娟十分相像，不過略長了些。那妓女也不住的對仲藹觀看。仲藹忽然想起小時候和娟娟一起頑笑，到定了親時，大家背著人常說：「難道將來長大了，還是表兄表妹麼？」這句話，是大家常說的。這個人如此相像，我終不信果然是他，待我把這句話提一提看是如何？想罷，等那妓女回臉看自己時，便說道：「難道還是表兄表妹麼？」那妓女聽了，頓時面紅過耳，馬上站起來，對那客人說道：「我還要轉局去，你等一會來罷。」說罷拔腳便跑。

仲藹此時才如冷水澆背一般，頓時兩眼昏黑，連人帶椅子仰翻在地。眾人吃了一大驚，只當他發痧，用痧藥亂救了一陣。

仲藹道：「我偶然昏暈，並非發痧，這會好了。」歸荃書也不知就裡，忙把他送回號裡去。仲藹拿自己和哥哥比較，又拿嫂嫂和娟娟比較，覺得造物弄人，未免太甚！浮沉塵海，終無慰情之日。想到此處，萬念皆灰，即定日運了父母兄長靈柩回廣東安葬，把掙來萬金，分散貧乏親友，披髮入山，不知所終。